

冰心

儿童图书奖

获奖作品



天晴的时候下了雨

蔡楠◎著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天晴的时候下了雨



蔡楠◎著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晴的时候下了雨 / 蔡楠著. —北京: 地震出版社, 2013. 6

(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

ISBN 978-7-5028-4267-3

I. ①天… II. ①蔡… III. ①儿童文学—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 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4955 号

地震版 XM3032

天晴的时候下了雨

蔡楠 著

责任编辑: 范静泊

责任校对: 孔景宽 凌 樱

出版发行: 地震出版社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9号

邮编: 100081

发行部: 68423031 68467993

传真: 88421706

门市部: 68467991

传真: 68467991

总编室: 68462709 68721982

传真: 68455221

E-mail: seis@mailbox.rol.cn.net

http://www.dzpress.com.cn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印)次: 2013年6月第一版 2013年6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223千字

印张: 15

书号: ISBN 978-7-5028-4267-3/I (4956)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水家乡	(1)
行走在岸上的鱼	(4)
鱼非鱼	(7)
从乐园飞往乐园	(10)
马涛鱼馆	(12)
芦苇花开	(15)
水 灵	(18)
习 水	(21)
水 韵	(23)
活 水	(25)
大 波	(27)
欲 飞	(29)
采 莲	(31)
芦 苇	(34)
绝 游	(36)
生死回眸	(39)
我发现你头上有把刀	(42)
如何讲述我和刀哥的故事	(45)
脚	(48)
好久没梦到飞翔了	(51)
蓝晶晶变成哑巴的过程	(54)

截肢	(57)
谁送你上路	(60)
其实梦着就是醒着	(63)
猫世界	(66)
1858 年的歧口	(70)
叙事光盘	(73)
车祸或者车祸	(76)
砍的不是手	(78)
孟夏发出的 18 条信息	(81)
我看到孔木哭泣的眼睛	(84)
牙	(87)
歌唱	(90)
飞翔或者冰清化蝶	(93)
有句话一直想告诉你	(96)
飞来飞去的蜻蜓	(99)
扁鹊之死	(102)
出售哭声	(105)
左腿说话	(108)
丢失	(111)
寻找我家	(114)
影子离我而去	(117)
张目在一天里的片断	(120)
1963 年的水	(123)
我爹长在果园里	(126)
我用你的眼睛看他	(129)
无鸟之城	(132)
天晴的时候下了雨	(135)
乡思红	(138)

如花似玉的城市	(141)
要求赔偿	(144)
黑白电视	(147)
乡女曼妹	(150)
夕阳红	(152)
烟 事	(154)
青瓷罐	(156)
人各有志	(158)
合 影	(160)
书摊儿前	(162)
相思豆·相思鸟	(164)
有一种感觉叫疼痛	(166)
爱情诗	(169)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	(172)
清 潭	(176)
柳菖蒲传奇	(180)
王蘑菇种树	(183)
盒子炮	(186)
鱼图腾	(189)
秋风台	(192)
断魂筑	(195)
六郎星	(198)
蓼花吟	(201)
双面谍	(204)
元妃荷	(208)
静修院	(212)
望云雅	(215)
忠魂补	(219)

冰心

bing xin 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

望 水	(222)
狮 舞	(225)
金月亮	(228)

水家乡

鸬鹚

我曾是一只野生的鸬鹚。我每年都从遥远的北方飞到遥远的南方去。白洋淀是我们候鸟的中转站。

可那年我被渔民陈瞎子的渔网逮住了。我就留在了白洋淀。陈瞎子当初是不瞎的，只是后来被我啄瞎了。那天，我飞过浩渺的水面，飞过远接百里的芦苇荡，来到了荷花淀。我看见了满淀的荷花艳丽无比，我看见了成群的鱼儿跳出水面闻香戏荷，我还看见了一群姑娘划着小船唱着渔歌采摘莲蓬。我落在一片硕大的荷叶上，将我鹰般的身体缩成了一只鸭的模样，我锐利的嘴被眼前的美景磨圆了。我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捕鱼高手。我想就是现在饿死，我也不愿破坏眼前的宁静啊。我呆了，我醉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的眼前刷地落下一道白光。荷叶倾倒，荷花飘零。我被一张渔网罩住了。渔网慢慢收拢，提起后，透过缝隙，我看到了苇帽下一张黝黑年轻的脸，在船上，在阳光里得意地笑着，笑得眼睛都没了缝隙。我一下子就被激怒了。我缩成鸭一样的身体恢复了鹰的模样，铁青的羽毛闪着冷光，磨圆的嘴重归锐利。等到那人撒网抓住我的双腿时，我奋力一扑，啄住了他的左眼。我狠命地在缝隙中嵌入我钩状的嘴，一股鲜红顺着我的嘴汩汩而出……从此，陈大船就成了陈瞎子。

我还是成了陈瞎子的俘虏。我时刻准备迎接陈瞎子对我的报复。然而，陈瞎子眼伤痊愈以后，却给我带来了一只漂亮的母鸬鹚：它羽毛洁白，双目含春，翅膀缓缓扇动，犹如一团芦花飘落在船上。我感受到了它强烈的召唤和无声的撞击。我在船头呐喊着，跳跃着，挣脱了捆我的绳索，一头扎进了汪洋恣肆的大淀。不一会儿，我叨上一条欢蹦乱跳的红鲤。我把红鲤送到白鸬面前，我轻啄着它光滑柔顺的羽毛，急不可耐地说：白鸬，我不走了。

我就这样留了下来。陈瞎子成了我的主人，我开始接受他对我的驯化。不久，我和白鸬开始在白洋淀生儿育女。白洋淀成了我的家乡。

鱼 鹰

几年以后，陈瞎子成了白洋淀有名的鹰王，我们一家十口都成了他的鱼鹰。做鱼鹰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我们经常是清早就随陈瞎子进淀，傍晚才上岸。清早和傍晚鱼多，捕上来很快能让鱼贩子在早市和晚市上卖掉。陈瞎子真是一个精明的渔人，他总是卖给人们新鲜的鱼。陈瞎子的精明还体现在对我们的使用上。他在我们的脖颈上套一个草环，然后“嘎嗨嗨，嘎嗨嗨”地唱着，用竹竿拍打着淀水赶我们下船。我们抓到大鱼，只能吞一半、留一半，叨上船，他就让我们全部吐出来，只让我们吃他准备好的小鱼、黄鳝和猪肠。

可我们还是乐此不疲。我和我的白鸬率领儿女们不停地游动在风景秀丽的白洋淀里。草青青淀水明，小船满载鸬鹚行。鸬鹚敛翼欲下水，只待渔翁口令声……我们在捕鱼生涯里练就了高超的本领。我们每只鸬鹚单独作战，每天能从淀里逮住二三斤重的鱼。碰到大鱼，我们就协同作战。记得那一次围攻荷花淀里的鱼王花头，我、白鸬和儿女们有的啄眼，有的叨尾，有的衔鳍，一起把花头弄上了船。陈瞎子逢人便讲：“我这鹰王逮住了鱼王，嘿嘿，60多斤呢！”听到这话，看着陈瞎子独眼里抑制不住的光芒，我也用我的黑翅膀覆住白鸬的白翅膀，在儿女们的欢呼声里柔情地啄

着它的脖颈。做鱼鹰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卖了那条大鱼以后，陈瞎子的好运来了。他换了大船，娶了媳妇儿，转年就有了一个双目齐全的儿子。

老等

陈瞎子的好日月终于在白洋淀几度干涸后结束了。就像他的老婆在生完第四个孩子后突然病死一样。水干了，鱼净了，鱼鹰便没有了用场。我、白鸬和孩子们也难逃厄运。我的儿女们先后被陈瞎子卖到了南方，只剩下我、白鸬，一起陪着陈瞎子慢慢老去。

终于，在芦苇干枯、荷花凋败的时节，和我一起生活了20多年的白鸬在吃了一只有毒的田鼠之后离开了我和陈瞎子。陈瞎子夹着铁锹，抱着白鸬，肩扛着我来到了村边的小岛上。他挖了个坑，把白鸬埋了。陈瞎子盖好最后一锹土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独眼里滚下了几滴混浊的老泪。就在埋白鸬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孤坟，那是他老婆长眠的地方。

陈瞎子流完泪，把我抱住，一边梳理着我脏乱的羽毛，一边絮絮叨叨地说：“老伙计，你走吧，天快冷了，你飞到南方去吧。淀里建了个旅游岛，再不去，你就会被我卖到那里供游人观赏了。没有了自然鱼，他们养了鱼，要你抓鱼表演给游人看呢！”

陈瞎子把我往蓝天上送去。我抖动着衰老的翅膀，嘎嘎地叫了两声，艰难而又奋力地开始了许久不曾有过的飞翔。

我终于没能飞出白洋淀。尽管我曾是一只野生的鸬鹚，可我一点也找不到从前的野性。我已经融入了这方水土，白洋淀就是我的家乡。我在这个小岛上筑巢而居。我在干旱的淀边，凝望着天空，凝望着远方。我伸长了脖子久久地等待。我愿意做白洋淀最后的一只鱼鹰，最后的一个守候者。一直等到水的到来，一直等到鱼的到来。

后来，我就成了白洋淀一只长脖子老等。

行走在岸上的鱼

红鲤逃离白洋淀，开始了在岸上的行走。她的背鳍、腹鳍、胸鳍和臀鳍便化为了四足。在炙热的阳光和频繁的风雨中，红鲤细嫩的身子逐渐粗糙，一身赤红演变成青苍，漂亮的鳞片开始脱落，美丽的尾巴也被撕裂成碎片。然而红鲤仍倔强而执着地行走着，离水越来越远。

其实红鲤何尝不眷恋那清纯澄明的白洋淀水呢？那里曾是她的家园呀！那荷、那莲、那苇、那菱，甚至那叫不上名来的蓊蓊郁郁密密匝匝的水草，都让她充满了无尽的遐想。她和她的父辈母辈、兄弟姐妹在这一方碧水里遨游、嬉戏、生存，实在是一种极大的快乐啊！更何况红鲤是同类中最招喜爱最受羡慕最出类拔萃的宠儿呢！她有着与众不同的赤红的锦鳞，有着一细长而美丽的尾巴，有着一身潜游仰泳的本领。因此红鲤承受着同类太多的呵护和太多的爱怜。

如果不是逃避老黑的魔掌，如果不是遇到白鲢，如果不是渔人们不停的追捕，红鲤也许就平静地在白洋淀里生活了，直到衰老死亡，直到化为白洋淀里一朵小小的浪花。

厄运开始于那个炎热的夏天。天气干燥久无雨霖，白洋淀水位骤降，红鲤家族居住的明珠淀只剩下了半米深的水。红鲤家族不得不在一天夜里开始向深水里迁移。迁移途中，鲤鱼们遭到了一群黑鱼的袭击。那是一场心惊肉跳的厮杀。黑涛翻腾，白浪迸溅，红波激荡。鲤鱼们伤亡惨重。最

后的结局是红鲤被黑鱼族头领老黑猎获，鲤鱼们才得以通行。

其实老黑早就风闻着垂涎着红鲤的美丽。因此老黑有预谋地安排了这次伏击战。老黑将红鲤俘获到他的洞穴，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享受着红鲤，折磨着红鲤，糟蹋着红鲤。红鲤身上满布齿痕和伤口，晶莹剔透的眼睛没几天就暗淡了下去。红鲤忍受着、煎熬着，也暗暗地寻找着逃跑的机会。

中午是老黑最为倦怠的时刻。为逃避渔人的捕杀，老黑不敢出洞，常常是吃完夜间觅来的食物后便沉入梦乡。就是中午，红鲤悄悄地挣开老黑粗硬的尾巴和长须的缠绕，轻甩尾鳍，打一个挺儿便钻出了黑鱼洞，浮上了水面。红鲤望见了水一样的天空，望见了鱼一样的鸟儿，望见了树叶一样漂浮的渔船。老黑率领一群黑鱼一路啸叫追逐而来。红鲤急中生智，躲到了一只渔船的尾部。她看到渔船那个头戴雨笠的年轻渔人甩出了一面大大的旋网，旋网在空中生动地画一个圆，便准准地罩住了黑鱼群。

红鲤扁扁嘴，一个猛子扎入深水，向远处游去。接下来的日子，红鲤开始了对红鲤家族的寻找。寻找一度成为红鲤生命的主题。在寻找中，红鲤的伤口发了炎，加之不易觅食，又饿又痛，终于昏倒在寻找的水道上。

这时，白鲢出现在红鲤的生死线上。白鲢将红鲤拖进了荷花淀。白鲢用嘴吮吸清洗红鲤的伤口，一口一口地喂她食物。红鲤便复苏在白鲢的绵绵柔情里。

荷花淀里多了一对亲密的俪影。红鲤红，白鲢白，藕花映日，荷叶如盖。红鲤和白鲢在无数个白天和夜晚听渔歌互答，看鸥鸟飞旋，享鱼水之欢。白鲢对红鲤说：“天空的鸟自由，也比不过我们呢，它们飞上天空，不知被多少猎枪瞄着呢！”红鲤提醒说：“我们也不自由呀，荷花淀外的渔船一只挨一只，人们各式各样的渔具，都在威胁着我们，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会成为网中之鱼呢！”

果然，不幸被红鲤言中。一个午后，白鲢和红鲤出外觅食，兴之所至，便远离了荷花淀。他们穿过了一道又一道苇箔，绕过一条又一条粘网，闪过一支又一支鱼叉，快活地畅游、嬉戏、交欢。他们来到了一个细

长而悠邃的港汊间。这时一只嗒嗒作响的渔船开过来，白鲢看见一柄长长的渔竿伸下，一个圆乎乎的铁圈拖着长长的电线冲他们伸来。白鲢用尾巴一扫红鲤，喊了声快跑，便觉一股电流划过，一阵晕眩，就失去了知觉。

红鲤亲眼目睹了白鲢被电船电翻打捞上去的经过。红鲤扎入青泥中紧贴苇根再不愿动弹。她陷入了绝望和恐惧之中。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念头强烈地震撼着她：离开这里，离开水，离开离开离开——

天黑了，一声炸雷响起，暴风雨来了。红鲤缓慢地浮上水面。暴雨如注，水面一片苍茫。红鲤一个又一个地打着挺儿，一个又一个地翻着跟头。突然又一阵更大的雷声，又一道更亮的闪电，红鲤抖尾振鳍昂首收腹，一头冲进了暴风雨，然后逆流而上，鸟一样跨过白洋淀，竟然飞落到了岸上。

那场暴风雨过去，红鲤便开始了岸上的行走。

此时红鲤的腹内已经有了白鲢的种子，可悲的是白鲢还不知道，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了。为了白鲢，她也要在岸上走下去。

红鲤不相信鱼儿离不开水这句话。她要创造一个鱼儿离水也能活的神话，她要寻找一块能够自由栖息自由生活的陆地。

那个夏天过后，陆地上出现了一群行走着的鱼。

鱼非鱼

我是鱼

我是鱼。我是荷花淀里的一条黄鲤。自从我的孪生姐妹红鲤在那个夏天逃离白洋淀行走在岸上之后，我就成了鲤鱼家族的鱼尖儿。我享受着同类的百般呵护和万千宠爱。我披着一身锦鳞自由地游泳。我打着挺儿妩媚地歌唱。我跳到碧绿的荷叶间激情地舞蹈。那时，我不是一条鱼，我是鲤鱼王国里一个骄傲的公主。

然而，骄傲的公主不久便遇到了麻烦。我遭遇了花头的追逐。花头是白鲢家族的首领，它的弟弟白鲢和我姐姐红鲤的爱情故事曾经在白洋淀360个淀泊广为传颂。但是花头就不一样了。它粗壮威猛，恃强凌弱，小鱼小虾经常成为它的口中之物。在它栖息的巢穴里，还经常有神情倦怠的鱼儿舔舐着伤口黯然离去。它是花头，它更是魔头。

花头是在我出外游玩的归途中拦住我的。它足有1米长的身躯横亘在荷花淀的入口处，眼光湿润润黏糊糊地罩住我，巨鳃不停地翕动。花头说：“黄鲤黄鲤，跟我回去！”我扁扁嘴，没有理它。它就一口叨住我的尾巴，拖到了它的巢穴。然后用背、腹、胸及尾部的鳍将我缠绕了起来。我不能挣脱。我流着眼泪喃喃絮语：“你这花头，知道母鱼们为什么不喜欢你吗？因为你不会像白鲢对待红鲤那样对待我们啊。”

“我会我会，我改我改！”花头突地就松开了鳍，接着把我推出巢穴，让一群鲢鱼送我回家。

其后我就目睹了花头的变化。它不再吞食小鱼小虾。它捣毁了自己的巢穴，把所有囚禁的母鱼都放了出来。那一段时间里，水下太平，各种生物和睦相处，荷花淀里时时泛起欢乐的浪花和动情的歌声。

随之就是那次大迁徙的到来。由于连年干旱，白洋淀水位急剧下降。荷花淀的鱼们不得不向深水淀泊迁徙。我随着鱼群游着，游过花头的巢穴。我看见鲢鱼们都走光了，只有花头守在那里，双眼空洞地望着远方浑浊的水域。

我说：“花头走吧，不走会遭殃的！”花头没有扭头，只是凄凉地说：“黄鲤，是你呀，我在这里待了大半生，不想走，也走不动了！”

我就是在这时发现花头的眼睛失明的。我问它怎么回事，它说前几天吃了游人丢弃的一堆食物，眼睛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我为花头唏嘘不已。我决定留下来，留下来照顾花头。我改变了花头，我没有理由抛弃花头。

水位持续下降。可供我和花头栖息的水域逐渐缩小。当荷花淀仅剩下一间房子大小的水面时，我和花头被一个渔民捕捞了上来。

我是观赏鱼

我和花头成了观赏鱼。荷花淀干涸了，人们筑土为岛，建起了鸳鸯岛旅游区。鸳鸯岛主将我和花头买来放进了观鱼港，和先后放进来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鱼们一起成了观赏鱼。

在别的鱼看来，成为观赏鱼是件很开心的事情。但我不，花头也不。于是人们看到一尾金鳞闪烁的黄鲤寂寞地游荡在喧闹的背后，看到一条硕大的白鲢王孤独强硬地仰躺在水面。有鱼食投下了。又有鱼食投下了。我没动。花头也没动。我听见了一个儿童尖细的嗓音在嚷：

“看，爸爸，那条黄鲤怎么不吃我给它的食物呢？”

“它是条傻鱼。”一个男人回答。

“还有这条大鱼，它不吃，也不动。”

“它是条死鱼。”男人又答。

傻鱼？死鱼？我气愤地一下跃出水面，盯了那个男人一眼，然后又疯狂地游到花头身边，用头顶着它，嘶哑着嗓子喊：“花头，你死了吗？你死了吗花头？”花头仍然一动不动。它只是慢慢地吸水，吸了好长时间，突然一仰头，急促地将水喷到了那个男人的身上。游客们惊呼着往后退去，花头也幽幽地吐出了几个字：“我没死，但快了。”

花头是有预感的。几天后，一个外国旅游团来到了鸳鸯岛。他们看上了花头，花重金要清蒸这条白洋淀最大的鱼王。人们开始追捕花头。花头反抗着追捕。它上下翻飞，左右摆动，撕裂了罩，撞破了网，最后它被逼到了观鱼港最狭窄的角落，一个跳跃，硕大的身躯向水泥池墙猛地撞去。血立时洒红了观鱼港，所有的观赏鱼都被血腥浸染透了……

我是鱼

花头死了。它没有被吃掉。鸳鸯岛主将重金退给了外国游客。岛上的员工把花头打捞上来，擦洗干净，放在了一条盛满水的机帆船上。同时放进去的还有我，和所有的观赏鱼们。

机帆船载着我们进入了一片浩渺的水域。这里，远处有苇，近处有荷，水面有菱。天边，还有一群鸥鸟在鸣叫飞徊。

我和观赏鱼们又被放进大淀里。一沾久违的淀水，我就又找回了往昔的黄鲤。

鱼们四散而去。我找到了同样被放进淀里的花头。我依偎着它一点儿一点儿下沉的身体，用水一样的声音轻轻地告诉它：“花头你醒醒，我们自由了……”

从乐园飞往乐园

我是鸟。也许我是白鹤灰鹤丹顶鹤，也许我是白鹤黑鹤白天鹅，也许我是夜莺大鸨秋沙鸭。我是鸟。也许是雄鸟，也许是雌鸟。也许是一只鸟，也许是一群鸟。我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候鸟，我离不开飞翔。

我们选择了白洋淀湿地作为漫漫长途的驿站。我们逐水草而来，我们循春风而来，我们在这里留下翩飞的俪影，我们在这里洒落嘹亮的鸣唱，我们在这里培植爱情、繁衍后代。我们因湿地而精灵，湿地因我们而著名。

然而，鸟与自然与人类并不是一贯和谐的。狂风骤雨、冰雹霜雪等自然灾害有时会造成鸟类的自然死亡，但这还不是主要威胁，我们最大的敌人一度却是万物之灵——人类。我们是鸟，有的人喜爱，有的人呵护，也有的人以捕杀我们为乐。曾经有一些时候，猎网、猎枪、猎夹、陷阱布成地网天罗，处处窥视、觊觎着我们，令我们防不胜防。我目睹过我的同类成为笼中、网中的猎物，成为枪下的幽魂，成为鸟类交易市场上的商品，成为人类酒宴上的牺牲……这幕惨剧曾让我一度视湿地为牢狱，为灾难之地。在我两岁的时候，我也被双管猎枪击中翅膀，就在那条古老的千里堤上，我的血染红了身下的蒲草……

是一个放风筝的漂亮女孩把我救了。她把我抱回家中，请做医生的父